

爷爷的「荣誉墙」

◎张合(河南平顶山)

晚上不小心被猫抓破了手,我和妈妈到防疫站打狂犬疫苗。自我记事起,防疫站大楼就矗立在这里,随着城市的发展,这里很快也要拆迁。十点半的大院空旷寂静,看着心脑血管疾病诊室紧闭的门锁,我一时思绪万千,这里是爷爷工作过很多年的地方。

爷爷年轻时是一名赤脚医生,常给村里的乡亲们看一些头痛发热之类的小病。然而,随着医疗体制的完善,赤脚医生要退出历史舞台。不服输的爷爷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证书,一步步成为我们当地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名医。

他常年在防疫站坐诊,诊室里挂满了病人送来的锦旗。年幼的我,很好奇“医德高尚”“仁心仁术”“药到病除”是什么意思。在爷爷闲下来时问他,他总是无奈地说:“给人瞧好病是医者本分,不该收人家的锦旗,要是不收

吧又浪费,唉……”

爷爷在防疫站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后,附近各地的病患都来慕名求医,各种“求关照”“求加塞”的要求也越来越多,爷爷都严词拒绝,一再声明“按规矩来,我对病人一视同仁”。每当有人拿着烟酒礼品想要“表达感谢”时,他都指着身后满墙的锦旗说:“你们可不要给我这些旗上抹黑啊!”

上小学时,放学后妈妈常把我送到爷爷那里,我就在大院里和几个小伙伴玩耍。有一次,一位阿姨把一个信封塞给我,让我转交给爷爷。我一脸迷茫地把信封交到爷爷手上,他打开一看,神情严厉地问我:“谁给你的?”我害怕地指了指大门口:“那个阿姨走了。”爷爷赶忙追了出去,追出好远才把信封还了回去。后来才知道,因为我的年少无知,差点给爷爷满墙的锦旗蒙上灰尘。

爷爷爱对孩子们说教,

千言万语中总少不了一句:“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不该拿的坚决不能伸手。”小时候的我未经世事,不懂其中的含义,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,尤其是踏入工作岗位后,开始对这句话有了体会。

爷爷退休后颐养天年,每天散步遛狗,和老朋友喝茶聊天,其乐融融。得知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要到检察院工作,爷爷严肃地告诉我:“行医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是‘医身’;司法定纷止争、惩戒罪恶,是‘医心’。好医生和好司法人员这点是相通的。无论从事什么职业,都要坚守底线,坚持初心,这样才能无愧于群众的信任,更无愧于自己的一生。”

漫长的人生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诱惑,内心难免有动摇的时刻,爷爷的“荣誉墙”会是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,让我在今后的漫漫征途中目标坚定,永不迷失方向。

上网,还是不上网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在生命的海滩上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,千样百种,相同的一点是让自己高兴,高维一点,就是让人的灵魂愉悦。

我的高兴和愉悦,就是写点小散文,积习日深,它已经成为我滋养心灵的面包。

近些天一直迷失在网上,每日几乎有大半天泡在上面。不知为何,越来越觉得这块坯竟然洗了好久,心灵淤塞,文思干涸,不禁自惭形秽。

听着窗外不停息下了三天的雨,看着对面楼顶上雨中的小泡桐,我把平板扔在一边,放任心思自在流淌——那是老泡桐落在水泥楼顶上的种子,乍看一大一小两棵,小的几十个叶子能数过来,大的树冠是小的三倍,看不见身下的树干,好像还有一棵更小的,或是大树的侧枝。

我注意它们很久了。春旱时,根本就找不见它们的身影,曾疑惑,小桐树只是我的幻觉。水泥楼顶,即便有泥沙,也是菲薄,不知道它们是怎么长起来的。眼下得了雨,那树就绿旺旺冒了出来。大的看上去一米多高,冠幅也超过一米,树叶比巴掌大。它被风吹歪,却挺立着生命的强韧与倔强,清盈盈地亮眼。

面对眼前接雨扫天的小桐树,不必找外在的理由,傻瓜一样泡在网上,等着人点赞和为人点赞,粗陋地零碎着珍贵的生命,这都是我自找的,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虐。

不能说在网上流浪没有一点收获,最少有以下几点:

听名家名曲,让音乐的双翼,带着一颗伤痕累累、失落重重的倦心,掠过千里万仞的红尘人世,在别人流转不息的爱恨情愁里,将困顿与劳苦拉成一帘一帘的悲悯和惆怅,扬起生命若无涯的长风流云。就这样在歌声里沉醉,甜美的酸楚簌簌在鼻腔、在心头,在楼顶的小桐树,在星辰大海……

惶兮惚兮,享有着一种微醺中难以言说的解脱与跃迁!

看名山大川,访世界秘境。只要将眼和心和人一起放牧在高旷奇异的画面中,沉浸、吸纳,高天流云远,大野如画深!人一粒,鸟一粒,和沙粒般的马、牛、羊一起,以各自生命最自在的形态,散漫在时空里。这一切,随人的呼吸翕动,在人的体悟中辗转。让人分分钟与天地同在、与万物合一。

再就是读好文章,字字有温度,句句含情义。它们不经意来到人的眼前,是事物精美的象形,是细节鲜活地浮现,更是达人、高人澄明的心语。如同泉涌千年百代的古井,依然有藻苔也有星星。这样的文字,安静了左撕右拽的浮躁,静静地坐进尘埃里,看啥啥都平凡朴素。再打量日间缠绕人要死要活的一切啊,无非大河东流,海浪拍岸……

还去网上流浪吗?去,但要有狠心,剔除所有的洗坏行为,只拣拾愉悦心灵的浆果,因为能供我使唤的时日不多了。人,总不能不如一棵楼顶上得雨便长的泡桐树吧?

倔父

◎宋学凡(河南平顶山)

从小,我跟大部分孩子一样,更爱依偎在母亲身边,喜欢她身上的慈爱与温柔,却不自觉疏离倔脾气的父亲,因为父亲总是给我像一块又冷又硬石头感觉。

说他是块倔石头其实也没屈说。一件白背心穿得破了洞也不舍得扔,说自己平时不出门,穿啥都一样;偶尔在饭店吃饭,他会说调味品放得太多了不合胃口,还不如在家吃碗捞面条;几本发黄的老皇历翻了又翻,说里面有传统习俗,现在的人都忘得差不多了;练了几十年毛笔字,一块毛毡用了又用,简易写字台上总是摆着最简朴的笔墨纸砚。

记得七岁那年的麦假,我和往年一样从镇上回到

老家,父母要下地割麦子了。

麦忙时节,大人们早出晚归,忙得不可开交,很少有空管孩子:最小的孩子在地头儿玩泥巴,大一点儿的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拾麦穗,再大点儿的骑着跨梁自行车带着水壶给家人送水喝……

一天,我和堂弟还有邻居家的孩子在家里玩。天都黑透了,大人们才从地里回来。父亲收拾完发现他放在里屋书柜里的钱少了几张,就把我喊到身边,严肃地问我是不是拿了他的钱。年幼的我吓蒙了,只知道白天小伙伴们一起发现了一卷零散的纸钞,就商量着拿了一张两元的买了瓜子,其余的都没有动,可是为什么会少了好几张呢?我当然不肯承认是自己拿的,毕竟十几块钱和两块钱相比可是巨款啊!那天,父亲打了我,之后语重心长地说:“做人要老实,不能说瞎话,不诚实的人没有人愿意相交”。那天的钱到底是怎么少的我已不记得了,但父亲的那句话我记到现在。

2008年,我考上了大学,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难掩脸上的高兴,去集上割了一大块肉回来说要庆祝一下。开学那天,他背着行囊送我到宿舍,帮我把宿舍的犄角旮旯都打扫收拾好,特意交代“这床缝里都有蜘蛛网了,估计很久没打扫过

了。你们这是师范学校,别的咱跟人比不了,但在这儿一定要好好学习,以后出来都是给别人当老师的,教书育人的人得爱干净。”回想起来,这句话和“敬敷示范,勤学笃行”的校训何其相似。

时光荏苒,毕业后的我顺利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辗转从教育系统到卫生监督,2020年又考进了纪检监察队伍。就是这一年,发生了一件对父亲打击巨大的事情:在乡村区域规划中,父亲用尽积蓄盖的两间新房子被列为违建,乡政府通知要拆除。那段时间,家里的院子里多了不少烟头儿,父亲的老伙计们纷纷出主意:“你家孩子不是考进纪委了么?让她看看能不能找领导打个招呼,或者找个门道给管事儿的送点礼,应该就不用拆了。真是非要拆,你就住到书记的办公室赖着不走,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!”父亲说:“就是孩子在纪委,我才不能拖她的后腿儿。还给人家送礼,这说出去不是拆孩子的台么?”

最终,父亲把两间房拆了,但是我的“台”,他没有拆。

时至今日,我和倔老头儿在一起的时候说话也不是很多,甚至我对他一些固执己见的做法还是不能完全理解,但内心深处已多了几分敬与重。

